

上海大学出版社

桂葉草堂漫筆

九四安顧廷龍題



GUIYE

CAOTANG

MANBI

杜宣 著

桂叶草堂漫笔

杜 宣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桂叶草堂漫笔

杜 宣 著

*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上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8 字数 29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1058-012-4/I·002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往 事 篇

苏州忆旧·····	(3)
忠实的小狗·····	(6)
猫·····	(9)
年华似水 ·····	(12)
秋夜所思 ·····	(14)
和平幸福的春天 ·····	(17)
炉边夜话 ·····	(20)
南京漫笔 ·····	(22)
将和平留给我们后代	
——写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 ·····	(25)
由“老马渡”想起的 ·····	(28)
来到家乡梦亦香 ·····	(32)
香港回归漫笔 ·····	(36)

海 外 篇

东京寄语	(41)
重访茅崎	(45)
汉城漫笔	(49)
东京的旧书店	(53)
金泽之旅	(55)
日本的来信和佛像	(59)
东海遗梦	(64)
圣·彼得堡之夏	(67)

忧 患 篇

“八”与“发”小议	(75)
有感于《丑陋的中国人》	(77)
有感于“本店无中国货”	(79)
救救文物	(81)
杂谈贺卡	(83)
中学生要有忧患意识	(86)
开放二题	(89)
谈南腔北调	(92)
从招牌上的“洋腔”谈起	(94)
丑陋的收费	(97)
纪念鲁迅的特殊意义	(99)
汉文化与筷子	(101)
这笔账是赖不掉的	(104)

“其愚不可及也”·····	(106)
读《松井石根屠城诗》后·····	(108)
谁使有家归未得·····	(110)

“二 战” 篇

在大革命风暴中·····	(115)
九一八前后·····	(118)
风满楼·····	(125)
当抗战开始的时候·····	(130)
一片抗战救亡情·····	(134)
一个没有标题的故事·····	(140)
“二战”中的一次绝密任务·····	(157)
受降前广州着陆记·····	(177)
一次秘密航行·····	(187)

怀 念 篇

邓大姐,永远怀念您 ·····	(199)
风雪忆故人·····	(202)
陨星·····	(206)
记郭安娜·····	(210)
记钱震之·····	(217)
侠骨诗魂 ——怀胡希明 ·····	(219)
纪念阳翰笙同志·····	(227)
纪念安琪·····	(230)

忆夏衍同志·····	(232)
安魂曲·····	(243)
怀念郭化若将军·····	(247)
两袖清风忆凌鹤·····	(251)
一头老黄牛	
——纪念蒋柯夫同志·····	(254)
韦布的道路·····	(257)
送别周谷老·····	(262)
记顾廷龙先生·····	(265)
远方来信·····	(268)
夕阳无限好·····	(272)

序 跋 篇

要重视家庭教育

——《艺术家的摇篮》序·····	(279)
绚丽的画卷·····	(281)
《我说苏州》序·····	(283)
赏心悦目的诗篇	
——《孙心华画集》序·····	(286)
《马季良(唐纳)文选》序·····	(289)
《施伯云画集》序·····	(292)
《巴黎印象》序·····	(295)
西双版纳的风情·····	(298)
雪夜故人情	
——读黎先耀作《天之骄子》随笔·····	(300)
心中的芳草梦·····	(304)

《抗币风云录》序·····	(306)
《闪亮的金盾》序·····	(310)
《海派画苑十老千岁蟠桃盛会》前言·····	(313)
《中国插花·日本花道》出版祝词序·····	(315)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17)
我对《读书乐》的祝贺·····	(319)
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	
——读陈迟的诗文集《少年子弟江湖老》·····	(321)
书画交融 相映成辉	
——杨泰伟、孙幼丽赴美展览序·····	(327)
《纪念吴晓邦文集》序·····	(329)
《拾贝集》序·····	(332)
《戴春帆印存》序·····	(334)
《征夫吟草》序·····	(336)
《敏敏中国画展》序·····	(339)
史诗性的画面·····	(341)
紧迫地等待这一天	
——序《东方之珠》·····	(343)
童心荡漾 自画自乐	
——《艺林新蕾》序·····	(346)

杂 谈 篇

大雁南飞

——有感于北京人艺赴沪公演·····	(351)
祝上海人艺四十周年·····	(354)
我和电视的交情·····	(357)

我为《文汇报》写诗·····	(360)
我走的文学道路·····	(363)
漫谈我和书的关系·····	(369)
《世纪的悲剧》的构思和主题·····	(374)
海派京剧出新招·····	(379)
日本的俳句和汉俳·····	(381)
我上的第一所学校·····	(383)
幕前絮语·····	(386)
当前我读的书·····	(388)
日本留学时代演剧活动的回忆·····	(390)
《商鞅》是一件精品·····	(396)
四十而不惑·····	(399)
关于诗的一点体会·····	(401)
《沧海还珠》的诞生·····	(403)
后记·····	(407)

往事篇

苏州忆旧

苏州是吴文化集中代表的城市，是我国人民心目中的人间天堂。

我第一次到苏州，是 1933 年的春天，虽然是第一次去，但苏州对我来说早已刻下很深的印象。幼年练毛笔字，老要写“游虎丘寺”的影本。后来看章回小说中，经常提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看到些关于“观前街”热闹非常的描写。古代苏州的观前街，可能和今天上海的南京路一样，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我脑子中的苏州，随着年岁日长，阅历日多，也逐渐地丰富起来。十三四岁后，我虽对诗有极大兴趣，但读张继的《枫桥夜泊》这样的名诗，当时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这两句诗，却漾起了许多绮思，构起了许多美丽的形象：一个雨后新晴早春的清晨，在一条安静的深巷中，一个年轻的姑娘，挽着一篮子的杏花，用清脆的苏州话，一声声叫卖。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幅江南春景，多么动人的一曲音诗啊！这是我在到苏州前，想象中的苏州。那年当我从苏州站走出来，乘上人力车，进了阊门，在一座拱桥头小旅店前下了车。我的房间安排在二楼。打开窗子，往下一望，就是一条小河，两岸都是人家，每家均有门对着河，还砌着几级石级通到河中。有的人在淘米洗菜，有的姑娘在洗衣裳，一艘艘小船在河上飘来飘去，有的船上载着人们的生活用品，住在二楼的人用绳子系着个小竹篮，将钱放在篮子里，坠到船上，船上的人将篮子里的钱取下，然后将相值的货物放入，收回绳子，就取到了自己要买的东西。住在楼下的人家，那就更方便了，人们可以随时将小船叫住，伸手自选所要买的东西。还有一种专门载人用的小船，你可以乘上船，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小河在这时，是一条街道，一条巷子。小船既是流动商店，又代替了车子，作为交通工具。

当年我虽然涉世甚浅，但对江南的水村山廓，也看过一些。用水巷拱桥来沟通一座城市，不能不使我大为赞叹。原来这才是苏州！

我重游苏州，是在60年后。为了想拾回一些坠梦，曾多次沿着小河徜徉，伫立在拱桥上眺望。朝霞暮霭，桥影波光，依稀如昔，但总觉得不似当年。重上虎丘，剑池高塔，也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那座大厅也在，当时悬挂了许多木刻的抱柱联。对联的文采，各有不同，书法又各呈异彩，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有一副，上联为：“对酒且消愁，四面云山谁作主”；下联为：“感时花溅泪，万方多难民登临”都是集前人的句子。因我来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祖国河山，悬于一线，这副对联正激荡着少年情怀。现

在楹联却连一副也没有了。我在大厅的栏杆上坐着,想起:60年是一个甲子,经过了几个历史上的大变动。过去了的岁月,正如滔滔东逝的江水,一去而永不复返。古城随着岁月的消逝,而逐渐衰老;而一座崭新的苏州城,巍然屹立,放射出青春的风采。

1992年1月

忠实的小狗

这已是 60 多年前的故事了。

这年冬天大雪。大除夕的晚上，吃完年夜饭之后，照例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全家都梳洗得整整齐齐，穿上了新衣服。大门上贴上“封门大吉”的红纸，放了爆竹，这就是真的过年了。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大家忙着摆香案。将“封门大吉”的红纸撕去，换上“开门大吉”四个字。当大门一打开，外面大雪纷飞。一只似乎还未满月的小狗，蜷伏在大门坎下，全身冻得发抖。祖母一看，十分高兴。她说：“狗来富，这是好兆头。”我一听就把小狗抱了进来。这以后，这狗就成为我和妹妹们的宠物了。小狗长得十分快，天气一天天暖和了起来，它的胎毛脱换了，原来是只全

身深黄色、背脊上一串黑毛的雄狗。

我的两个妹妹上的翘秀小学，距家有一段路，还要过一座木桥。这只狗每天一早送她们上学，看到她们进了校门，就独自回家。它不爱在外面游荡，总是躺在大门内，尽着它看家的责任。

这正是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城市，大军云集。人们噤若寒蝉，无事均不出门。有一天，这狗忽然不见了。我们全家到处寻找，均无踪影。它已成为我们家的成员之一。它的失踪，使全家大小，为之抑抑者终日。夜深，全家均已入睡，忽然听见它的狂吠，我们急去开门，它向我们每人身上扑上来，并不住舔我们的脸，表现出劫后逃生的狂喜。我们再仔细一看，它脖子上拴了根皮带，还拖一根链条。

一年以后，我父亲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只有母亲一人留在家里办理一些未了事项，等暑假我回家后，一同前去。当暑假回家，帮母亲收拾行装，准备离家时，我要求母亲将狗带走，母亲也答应了。

这天一早，我们母子二人带了行李和一只狗，来到火车站，买了票，托运了行李，当我们进站检票时，检票员发现有只狗，不许带进。经一再交涉，检票员提出要买一张三等车票才许带进。母亲认为要拿几块银元，为狗买车票，她感到这简直是荒唐。正在僵持的时候，我看到站边栏杆有缺口，就立即将狗带到栏杆缺口处，向里面一指，要它从这里进去。它真聪明，立即钻进去，越过铁轨跳上月台，这时我正好随母亲进了月台。我们上了车厢，捡了位子坐下，叫它钻到座位下，它立即钻了下去，但尾巴还露在外面，我用脚踢了一下，它立刻将尾巴收了进去。这样在火车上一直待了四个半小时，它在座位下，一动也不动。到站下车时，我伸手下去拍了它一下，它立即爬出来，抖了一抖身子，和我们一道下车出站。这时我心想，今天这一关总算过去了，明天要乘

一天长途汽车，困难就更大的了。

有了火车上的经验，又去摸了一下情况，心里比较有数了。翌日一早4时，我就赶到汽车站，因6时开始排队买票，我必须排第一个，买到第一号、第二号两张票才行。因为我已打听好了哪一辆车了，如果在大家上车前我能将狗送到位子下，那就没问题了。

这真是一次艰苦的长途旅行，早上6时发车，下午将近6时到达，12个小时的旅程，其间要下车过三次河，当时河上均未架桥，每次过河，均人车分开。还下车吃了一餐午饭。它已完全能了解我们的语言和它自己的处境，每次下车我均轻轻拍拍它，要它不要动，我们马上会回来。在长达12个小时中，它伏在座位下，纹丝不动，也不吃喝，也无大小便。它的聪明和忍耐力，真使人惊讶。

这是个小县城，没有车辆好雇。只有雇人挑行李，我自己搀着母亲，母亲是小脚，走得较慢，但挑夫挑起行李，走得很快。这狗却主动跟着挑夫走。挑夫走近路，所以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小巷。每当挑夫挑着担子拐进巷子，看不见我们的时候，它就咬着挑夫的裤脚管不让他走，等到看见了我们才松下口来。就是这样走到我们目的地，当母亲付钱给挑夫时，他惊奇地说：“你们这只狗怎么教得这么好？”我说：“我们从来没有教过它。”

这以后我因湖海栖迟，浪迹四方。解放后，家里人告诉我这只狗已老死了。我们一家人从此都不吃狗肉。

1994年3月